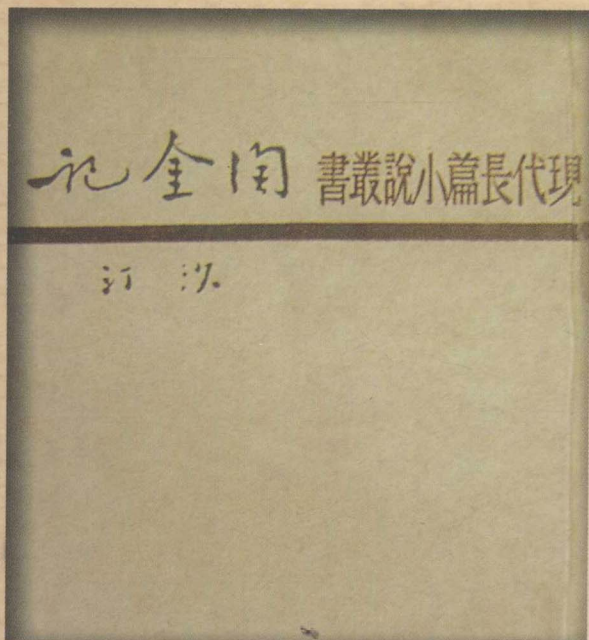


淘金记

沙汀著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藏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藏本

淘金记

沙汀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淘金记/沙汀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藏本)

ISBN 978-7-02-007237-8

I. 淘… II. 沙…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2740 号

责任编辑:岳洪治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印制:张文芳

淘金记

沙汀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92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625 插页 3

195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237-8 定价 1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我国的长篇小说创作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受中外文学交互影响而产生的。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运动使小说这个古老的文学样式在华夏大地上从“稗官野史”升级到与诗文同等甚至更重要的地位,从茶余饭后的消遣娱乐变为作家和读者表现人生、看取社会的重要手段,在语言与形式上也经历了由文言章回体到现代形态的蜕变。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始,在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兴盛的基础上,长篇小说也孕育萌芽,三十年代达到创作的高峰,出现了巴金、老舍、茅盾、张恨水、李劫人等重要作家和以《家》、《骆驼祥子》、《子夜》、《金粉世家》、《死水微澜》为代表的重要作品,立体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国民的生存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篇章。

为了系统展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就,我们新编了这套“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藏本”系列图书,选收1919至1949年间创作的有代表性的优秀长篇,为读者相对完整地阅读并珍藏这一时段的长篇小说提供一套优质的读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八年十月

—
一九三九年冬天。

早晨一到，整个市镇的生活又开始了。

人们已经从被窝里钻了出来。他们咳嗽着，吐着口痰。他们大多数人，都睡得很好，既没有做过好梦，也没有做过噩梦。因为在他们看起来，一切都是很自然、很简单的。纵然某些新的事物，比如物价、兵役和战争，有些时候也叫人感觉生疏，感觉苦恼，但是时间一久，也就变得很平常了，成了闲暇时候发泄牢骚的资料。

浮上他们略嫌混沌的脑筋里来的第一个念头，是工作。但这也自然而简单：昨天如此，今天如此，已经做过好多年了。女人们上灶门口劈引火柴，肋下夹了升子上街籼米，或者带了桶去井边提水。男子汉对自己的工作也很熟练，都在进行着必要的准备了。

有着上等职业和没有所谓职业的杂色人等，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日程，而那第一个精彩节目，是上茶馆。他们要在那里讲生意，交换意见，探听各种各样的新闻。他们有时候的谈话，是

并无目的的，淡而无味的和繁琐的。但这是旁观者的看法。当事人观感并不如此，他们正要凭借它来经营自己的精神生活，并找出现实的利益来。

北斗镇是并不大的。它只有一条正街，两条实际上是所谓尿巷子，布满了尿坑、尿桶和尿缸的横街；但它却拥有八九个茶铺。赶场天是十几个。按照社会地位，人事关系，以及各种莫名其妙的趣味，它们都各有自己一定的主顾。所以时间一到，就像一座座对号入座的剧院一样，各人都到自己熟识的地方喝茶去了。

人们已经在大喝特喝起来。用当地的土语说，这叫做开咽喉。因为如果不浓浓地灌它两碗，是会整天不痛快的。有的则在苏苏气气地洗脸，用手指头刷牙齿，或者蹲在座位上慢慢扣着纽扣。手面挥霍的人，也有叫了油茶或醪糟来吃喝的。那个来得最早，去得最迟，算是涌泉居的主人的林么长子，已经把半斤豆芽菜的菜根子摘光了。

这是一个健旺的老人，很长很瘦，蓄着两撇浓黑的胡须。他早年的绰号是林么长子，现在叫林狗嘴。因为自从一九二六年失势以后，他忽然变得喜欢吵闹，更加纵容自己的嘴巴了。他曾经是有名的哥老会的首领，但他手下的光棍，多半是乡下那批勉强可以过活的老好人，被他用呵、哄、吓、诈拉入流的。因此，在他家里的流水账簿上，有人曾经发现这样一类有趣的项目：李老大来玉米两斗，去光棍一个。如此等等。

现在，用那细长的、蓄着指甲的手指，他正在把那些散乱在自己面前的豆芽，十分当心地聚在一起，不让有一根漏网。一面，却又不时回过头去，向他身后一席的茶客张罗，对他们的谈话表示一点零零碎碎、但却引人入胜的意见。大多数的茶客，我

们不妨说正是为了他若干大胆锋利的谈吐来的。他们要借他来发泄自己的怨气。因为他们在这镇上的地位，是屈辱的，无望的，但是，野心却又没有完全死尽。在这一点上，么长子林狗嘴，无疑占着一个在野派的领袖地位。

在他身后一席上，一共有五个茶客。全是江湖上的朋友，曾经凭着手枪，或者骰子使人侧目，但是现在已经规矩起来，主要靠各种生意挤油水了。他们谈话的内容，是冬季行政会议的议题。会期是十一月十号，只差两三天就要在城里开幕了。

他们的材料，大半都是靠传闻和臆揣得来的，所以有时互相矛盾，而且极为可笑。但有一点却很一致，他们全都觉得是在被暗算着，被威胁着了。他们担心着甚么新的提案，同时也忧虑若干早经通过的提案将会认真实行起来。此外，还有一点也彼此一致，他们都乐于谈那些和他们自己的利益有着直接关联的问题；隔得远的，他们总一笑置之，以为毫无讨论价值，犯不着多费唇舌。

由于这一类人所共有的狭隘心情，在禁政问题上，坐在下首的芥菜公爷蒋青山，甚至同气包大爷万成福，赌起气性来了。气包大爷是所谓正派袍哥，没有直接搂人抢人，也没有秘密嗜好，他再三力说，种种传闻都是故意放出的空气，值不得顾虑。而芥菜公爷则是著名的瘾哥，那毒物不仅养活了他，并且使他发胖起来，长了所谓烟膘。他曾经戒过三四次烟，吃过不少苦头，但是都失败了。

芥菜公爷是一个带点辣味的人。至少嘴上上如此，因为实际倒是很温和的，他总不断担心着拘留所，担心着强戒期内那些夹着鼻涕眼泪的呵欠，以及瘫软。

“你给我保险！”他鄙视地接着说，“我还不知道我有这样一

个好靠山呢。”

“不要这么讲吧！”气包连连解释，因为他是深知道对方的脾胃的，一点芝麻大的小事，也有本事唠叨几天，“这样说你哥子就多心了。我不过说，中华民国的事，你我见少了吗？仔细打听下看，好多大脑壳就在吃这股账啊！”

“现在不同了，”另一个人沉吟着说，“去年的皇历翻不得了。”

“我就没有看出有多少变化！”林么长子说，忽然回过头来，“那些喝人脑髓的，不一样在吃人吗？老弟！都是骗乡巴佬的，你倒听进去了！”

“对对！看我明天还会拿茶壶做烟斗么！”

公爷苦笑着，大声地说着反话。这惹得全茶堂的人笑了。

当笑声停歇，那种在同样情况下容易发生的不大自然的沉默跟过来时，一个坐在挨近茶炉的方桌面前，壮实无须的矮老头子，嗽嗽喉咙，讲起一段用茶壶做烟斗的故事。这是那种道地的光棍，没有恒产，也无职业，但却永远保持着自由独立的身份。

这人名叫戴矮子。他所说的故事，发生在光绪年间一位富翁家里。那富翁已经快落气了，但他还担心着他那庞大的产业，怕给他的独生子完全抽进那个其大无外的烟斗里去。他要逼着儿子给他一个戒绝的誓言才肯瞑目。这个机会叫他选择上了，所以他的亲骨肉果然发了个誓，说他决心戒除这种害人的嗜好，至多每天只抽一口！……

“以后他硬只抽一口呢！”矮子紧接着说，“不过，这家伙也会想，他就拿他妈一个茶壶来做斗子，一口泡子要管一天，——这么大！……”

“看你杂种把我说得热么！……快爬你的啊！”芥菜公爷笑

着骂了。

“他不是打趣你，”林么长子解释道，“这是真的呢！我都听讲过的。他们说，他的烟枪就像吹火筒样，要用绳子吊在帐顶上烧！……”

话还没有说完，林么长子自己便已捧腹大笑起来。

别的人也都跟着他笑，但却十分谨慎，深恐芥菜公爷会不痛快。一两个讲究息事宁人的老好人，则正在设法把话题牵开，希望谈点别的问题，转换一下空气。

这时候街面上已经逐渐热闹起来。捏在那些烧饼匠手里的小木棒儿，开始在光亮的木桌上跳动着，吵嚷着，发出清脆的声音。卖豆腐的担子沿街吆喝过去。街上偶然也出现三五个外表与本地人稍异的高长大汉，穿著褴褛，却极健壮。他们是西北面老山里的山民，背上高耸着一两百斤重的茶叶包子，他们稳重沉着的步态使人感到尊严。

此外，是零零落落的碱巴担子和乌药担子。除开棉花、玉米和沙金，乌药和碱巴也是北斗镇一带山域地区的特产。但是，从前并没有引起一般人的重视，谁也想不到它们会在抗战中大出风头，因此繁荣了市面。而且，胀饱了一批批腰包，许多人都靠囤集它们发了财了。

林么长子，是在两年前便看准了这一着的。那个在城里做着小公务员的侄儿，曾经告诉过他，乌药可以代替某种原料，将来一定涨价。但他的金钱有限，胆量有限，他把注意搁在别类生意上面去了。所以一有机会，他总要向那些乌药贩子探听一下行情；虽然每一次的探听，都只能加深他的悔恨，使他摇头叹气地惋惜一通。

因此，当他向一个头缠黑布、满身尘土的乌药客询问市价，

而对方胡乱应了一声，一面伸出三根粗壮指头比比之后，他又禁不住呻唤了。

“妈的，这是见风长啦！”他恨恨地说。

“这把有些人倒搞肥了啊！”气包叹息着插嘴说。而他之所谓有些人，是指他们共同的敌人当权派说的。“今天也在收，明天也在收，就像抢水饭^①样！”

“他收个屁！”么长子嚷叫道，“要是老子胆大一点，他收？他南瓜还没有起蒂蒂呢！千万手头太短促了！真说不得，前年才几个钱一担呀？”

“其实，现在还干得的！”公爷说，认真提出建议，“我们集股来怎样？”

“不行不行，”气包摇摇头说，“听说公家要捆商^②了。”

“你又在乱放空气？”么长子切然反问，瞪着一双深陷的眼睛。

“实在的。听说所有的东西都要捆呢：乌药，碱巴！——我看以后大家就只有喝风了！横竖米这样贵，城里老斗二十元了。”

这样一来，谈话于是转入一般生活的诉苦上去。

在这种问题上，谈话最多、最精彩的，是戴矮子一类两三个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们仿佛一架活的物价指数表样，从清朝到现在，其间米价肉价的涨落，都大体记得清楚。虽然他们只笼统知道目前的情形是怎样来的，但却认真感觉到了不满。

“这样搞下去怎么了呀？”那个半瞎的老医生陈竹庵追问着，

① 水饭，禳解时祭鬼用的饭。

② 抗战时期，一般人民把反动政府的收购政策叫做捆商。

“哼，鸡蛋会卖一角钱一个！恐怕从前就是做梦都没有梦见过吧？”

“这就稀奇了么？”戴矮子接着说，“你去郭金娃馆子里吃二分白肉看吧，——四角！才几片呀，薄得来一口气吹得上天！从前怎样？医生是知道的，进去一坐：来四分白肉，红重！还要去皮带瘦呢，——八个小钱。不信去问，郭金娃还没死呀！”

“这还要问！”啐了一口，么长子也插进来了，“我小时候也吃过的呀。八个小钱一碗的白蹄面，那几多？吃一碗，就塞得你半饱了。不过，戴矮子！你有甚么抱怨的呢？烫两个金夫子，就够你杂种吃一天了。”

“像你这样说，那些金夫子，都像是绅粮呢。”

“倒不是绅粮，可是，你个家伙好烫猪呀！”

“你老先人积积德吧！”板起宽阔打皱的老脸，戴矮子类乎呼地，说，“要是我戴矮子心肠有这样硬，连金夫子都要骗，我早当汉奸去了。你自己也看见的，大家屁股都在外面，饱一顿，饿一顿的，夜里就盖几根稻草。……”

“那你一天在梁子上喝风呀？”林么长子顶上去问。

戴矮子意味深长地笑起来，并不答话，也不再说下去。

他是一个光棍，一个靠着骰子、纸牌生活的人，并且，他已经 在北斗镇混了几十年了。他知道这里的风俗，有许多人，你是沾也不能沾的。所以他不能说那些被他哄骗的对象，就是镇上各位大爷兼金厂主人手下的管事、摇手、沙班等等工头、工匠。

“我知道你的鬼多得很！”么长子紧接着笑骂了，“谨防剃指头啊！”

“没说的！大小一个光棍，要那样有那样。”

“那就行！不过说一句老实话，就要上吊，也找大树子

吧！……”

么长子自己开着金厂，他深知那些金夫子的实际情况，所以他的半玩笑的劝告，完全出自当时当地的诚实，没有丝毫虚假。他那坚硬的心肠，甚至隐约地冒出一股苦趣。

么长子并不是善良人，还很贪鄙、毒狠，但纵是一个恶棍，他也会在某些时机享受一点那种不花本钱的同情之乐，特别今天，心里充满愉快，他就自然而然对人好起来了。这愉快有两个来源：首先，他的新槽子出金了；其次，他正期待着一种更大的喜讯。

夜里，那个金厂管事附带告诉他说，根据一种传闻，一个新金矿被发现了。就在笕箕背，那金厂梁子最高的地方。而且还不是沙金，是成颗成粒的，成色同章腊金^①不差上下。这是刘糟牙槽子上一个老工匠丁酒罐罐漏出来的。丁酒罐罐的父亲就是一个开金厂的；当父亲死后，在赌场里荡尽了剩余的家产，开始在金洞里爬上爬下背沙的时候，他曾经在那里工作过一段时间，而且他还亲自发现过一根金门片子！

其实，这种传说，老早就很普遍地流行着了，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究竟，总是恍惚迷离的。在许多老年人当中，有的说，好多年前，笕箕背的确开过槽子，但是没有结果，所以很快就封闭了；有的又以为，金子是出产的，半途而废的原因在于士绅们和业主的反对。因为那里是风水地方。现在，既然钻出个人来拍着胸口证明，情形就大变了。

所以听完报告之后，林么长子，便立刻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催促他的管事去找那老金夫子，约着早晨在涌泉居会面。他要

① 四川松潘章腊地方，以产金出名，金子的成色最好。

亲自同丁酒罐罐谈话，然后秘密进行开采手续。他叮咛他的管事不要张扬出去。因为像他说的，这镇上长手杆、粗喉咙的俄蟒，实在是太多了，一漏出去就会你争我夺，而他自信不容易占上风。

这时，因为新来了一个茶客，那个代表国家银行收买金子的委员，茶堂里的空气更热闹了。虽然这个人两年前还是一个城里的杂货店老板，不足道的；但目前既然兼差着大银行的职务，做的又是金子生意，人们的看法自然不同起来。大家提高嗓子招呼茶钱不说，还争着开，争着让出好位置来。这是因为彼此都想从他占点便宜的缘故。

么长子的首席，是从来不让人的，便是城里的士绅来了，他也仅仅干叫两声茶钱，至多抬抬屁股来表示客气。但是现在，他竟然从座位上挺直地站起来了，右手一摊，做出一个谦恭的邀请姿势。

“坐起来吧！”他欢迎地说，“不要客气！……”

他又拖了对方一把，那委员这才坐下去了。大家于是七嘴八舌地探问着金价。

“我今天就要进城看电报去了，”小胖子委员高深莫测地说。“噫，这个战事像这样打下去，恐怕还要涨呀。么大爷，你倒整对了哇，每天几钱！……”

“你听甚么人说的？”么长子佯装着吃惊了，“真的每天几钱，耳朵早挤落了！你替我们想一想吧，工价好贵？还不容易找到人呀！”

“无论怎么样说，本总不会亏的。”

“这说不定，”急眨着深陷而带灰色的眼睛，么长子含含糊糊回答，“这要看运气……再说呢……”

“当然啊！”委员俨然地说，扬了扬眉毛，“要是靠得准拿钱，我也来了。这里的出产，也确乎不行，没有响水沟旺；就是磨家沟都比不上！你问问看，单是萧三大爷那个明窝子，一天挖多少呀！可是，这里一天两钱三钱，就算红槽子了。”

“那你又讲得太过火了！”芥莱公爷客客气气地辩护说，仿佛那小胖子损伤了自己的尊严，“笊箕背要是开出来的话，抵你十个响水沟呵！他萧老三算得甚么？”

“你瞎说！”么长子说，装模做样地连连摇头，“你又在放空气了！”

“说起来你哥子不相信，金厂梁子上，甚么人不晓得呀！你去问问刘糟牙槽子上那个沙班头子吧，他就在那里背过沙呢。并且……”

“是不是还挖过一根金门片子哇？”么长子非笑地插进来问。

“你也听说过吗？”

“比你早！还是娃儿头的时候，就听过几千遍了。不过，看样子，你倒真像耳朵里夹毛钱，听进去了呢，——一根金门片子！哈哈……”

么长子嚷叫着，一连打了一串响亮清脆的哈哈。他想岔开关于笊箕背的传说，减少一些不利于他的注意，他立刻就做到了。芥莱公爷脸红筋涨的，感觉得上了谣言的当。所以大家胡乱笑了一通之后，谈话就转到风水、迷信和一般谣言上面去了。

但是，谈话虽然精彩，茶客已经陆续离开茶馆，回家吃早饭去了。那些“节省大家”，在走的时候先把自己的茶碗移向桌心，这是表明，早饭过后他们还要来的，不想另外泡茶。芥莱公爷向他的同伴眨了眨眼睛，彼此若无其事地向郭金娃馆子走去。因为生活过高，好多人花钱更手紧了。只有少数人没有走。林么

长子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在期待着，不时又望街道两头审视一番。因为丁酒罐罐将会给他带来一大注钱财。

他的独苗苗孙儿土狗，那半点钟前跑来拿走豆芽，并且顺便抢走一张毛票的七岁的孩子，拖着鼻涕，跳蹦着跑来请他吃饭；但他费了很多唇舌，又把那孩子赶起走了。

他还要等一会。但他显然已经不耐烦了，老是咂嘴摇头，又轻轻透着气。

二

北斗镇的开采沙金，已经是相当久远的事了。然而，为一般人所熟知，像目前一样的那种比较大规模的发掘，却在辛亥革命前后五六年间。那时候，最时髦的有两件事：其一，是恭而敬之地送上半锭纹银，几个响头，取得一个光棍；又其一，便是淘金。

但是时间过得太快，虽然光棍的组织已经成为川西北一带农村社会的特殊势力，便连这个偏远市镇也不例外，它是更为一般野心家所看重了；而淘金的潮流，却并没有继续多久。然而，在一九三四年左右，当那批逃亡地主，从他们感觉生疏、感觉屈辱的都市里，返回他们照旧可以趾高气扬的故乡以后，黄金的气运又抬头了。

和前一个时间相像，那些实际上沾了黄金的光的人们，他们经常的借口是赈济灾民。仿佛要不是他们让那些在饥饿中彷徨的贫苦农民，满身泥污，背了尖底背兜，在那暗黑而危险的矿洞

里爬上爬下,所有的农人便会断种,而这世界,也就要垮台了。他们总向山沟里找人手,因为那里困苦最深,也就是说工资可以更低更廉。

最近一个时期的大规模开采,是“七七”前后才开始的。起初的措辞也是一样:赈济灾民!因为附近一带地区刚才遭了荒年。但随着抗战的开展,矿洞的增多,最显著的是黄金价格的不断高涨,旧的借口,讲起来要红脸了。同时,人们也似乎朴质多了,他们坦然地流露出对于黄金本身的迷恋。但是不久,却又立刻来了新的口实:他们是在开发资源,是在抗战建国了。他们于是大挖特挖起来。……

所谓金厂梁子的正式称呼,叫东山。但是,自从这个倒霉家伙,被一般贪婪者挖上一些大坑小洞之后,它的本名便失传了。它并不很高,没有树木,远远看起来只是一埂漫远的黄土丘陵;现在,则自然是一座充满喧嚣的、庞大的野市了。到处都散布着肥肠汤锅,红宝摊子和粗野的人影。有的地段,甚至粗具了市街的模样。而就在这种地段当中,一家小酒馆在昨天开张了。但这所谓酒馆,是和肥肠汤锅比较说的,它只贩卖烧酒、猪头、猪尾等等不成材料的货色的卤味。因此,倘若同镇子上的酒馆一比,那便卑卑不足道了。它的主顾,除开管事,沙班、水班的工头、工匠,老板们间或也来凑凑兴致,胡吃一通。因为沙班、水班的工头、工匠,好多都是光棍,老板们更不例外。

新开张的生意总是很兴旺的。现在,又正当中午时候,那个小小的篾折篷子,已经给客人塞满了。但也一共只有两张桌面。在那关圣帝君的神位下面一张方桌子上,因为上席靠壁,不能安客,连挂角一共有七个人。右手的圈椅上,坐着一个面貌有点浮肿,黄面孔的五十上下的人。细眉细眼,微瘪的阔嘴上蓄着两撇

稀疏柔软的胡子。而由于这外表，以及他那比较斯文迟缓的举动，他的神气是和蔼可亲的，而且经常带点笑意。但他就是镇上有名的白三老爷，混名叫白酱丹。一架大爷，一个没落的绅士。在金厂梁子上，他是没有地位的，但却普遍对他感到畏惧。淘金刚开始，他就奔走着，张罗着，希望自己是厂主，或者同别人合伙。因为他一向清楚这里油水很重。

直到现在，白酱丹白三老爷，虽然依旧存着这点野心，但人们总一样对他敬而远之，再三回避着他。因为他们不仅畏忌着他本人的双重身份——又是绅粮，又是大爷，以及他那无穷无尽的诡计；他们更担心着那一两个挡在他的面前，实际上掌握着北斗镇的命运的人物。他的家产早玩光了，但他自视甚高，并不感觉处境的尴尬。他头戴猫皮土耳其帽，花缎背心的纽扣上吊着银质牙签，手上是响水烟袋，看来很是神气。

白酱丹白三老爷的烟袋，是红铜衬底，白铜镂花的，而正惟其有如此漂亮，所以吃饭、走路和上厕所，他都从不离手。因为一个水班头子称赞着烟袋的做工精致，他自己也就津津有味地举起来瞧了瞧，吹了一口沾在上面的细碎烟丝。

“还是城里焦大爷送的，”他俨然地说，“吃了十几年了。”

“现在，单是铜，恐怕也要值好几个钱吧！”那水班头子更加起敬地说。

“毛铁都卖好多钱一斤了呵！”白酱丹说，又微微一笑。

“请酒！请酒！……”

有谁拿起杯子一举，招呼着，大家于是就又继续喝将起来。

但酒是无力控制谈话的，反而刺激了它，所以酒杯一搁，筷子一搁，口舌又在别种欲望下工作了。不过，旧的话题已经让位，已经不再是那宝贝烟袋了，他们开始交换着金厂上的消息。